

糅合黎锦纺染织绣四大技艺 集诗词格言母训家教于一身

# 品读 绣字头巾之美

文|海南日报记者 曾毓慧 图|王凤龙

## 赋予黎锦艺术精华

廖善新的藏品长度大多为1米至2米,其中以黎族美孚方言地区的头巾较多,颜色多为黑色、深蓝色相间,这些黎族绣字头巾的装饰图案精致,具有浓郁的美孚方言特色,有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花卉纹、人纹;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为双面绣图腾和技艺,正反面效果不亚于黎族润方言地区的双面绣。

廖善新将一件件黎族绣字头巾平铺开来,说道:“制作工艺精美,尤其是那一针一线绣出的图案、诗词警句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值得用心来琢磨、研究。”

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黎族传统织锦》一书曾记载:“(黎族)老年妇女的头巾为黑色,几乎没有花纹图案,中、青年妇女头巾两端织绣有各种精美的花纹图案。”

早年,廖善新常奔走于海南中南部山区从事民俗旅游推介,逐渐对黎族织锦工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好搜集黎族绣字头巾。

“这些早期的黎族绣字头巾,一般都是染好纱,织好布,再将文字和图案绣上去的。”在廖善新看来,黎族绣字头巾不仅是一件普通饰品,而是与长筒裙、上衣等组成一套完整的黎族服饰,属于实用品。从外形来看,黎族绣字头巾看似不太起眼,却蕴含着丰富的黎族民俗文化。

据《海南黎族传统工艺》(2013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介绍,头巾有长巾与短巾两种,早期的黎族绣字头巾使用了黎锦的纺、染、织、绣四大技艺,先将海岛棉用压籽机去籽,接着用脚踏纺机纺线或手捻线、绕线,然后用植物、矿物染色,再用踞腰织机织成长为1米至2米、宽约0.3至0.4米的布条,最后,在头巾上绣成纹案或文字。

正如《海南黎族传统工艺》所言,黎族的纺织品不仅是平常意义的衣着和用品,它被赋予艺术的精华与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了丰厚的黎族传统文化。

## 绣字寓意丰富美好

海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分析说,从目前海南黎族绣字头巾藏品来看,不少出自于清代与民国时期,黎族绣字头巾寓意丰富、美好,也反映了黎族地区在不同时期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

据《海南黎族传统工艺》所载:当今黎族,从民族学上分,有哈、杞、润、赛、美孚等五大方言,每个方言的服饰,包括上衣、筒裙、头帕(备注:头巾)、文身、首饰五大要素,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此外,该书还称:“居住于海南岛西部的黎族美孚方言,其头巾和筒裙开始引入汉字做图案。”

在廖善新的头巾藏品中,最常见的文字是“福寿”“双禧”,也有寓意更为丰富的诗词及律诗,如“正守十年不字在,闺门贤圣学坚贞”“巧出奇花朵朵红,专贞四德並三从”,传递的是清代传统的礼义廉耻道德观;“无事读书习圣贤,词华毕业于闾门”出自清代,“仁德四灵君第一,怀清履洁自流香”出自民国,两者表达的都是崇尚诚信、重文、尊礼的传统信条。此外,“四维修来花千朵,中间绣出麒麟书”“无事先攻毛笔墨,能绣泗水圣人书”等文字,体现的是传统男耕女织的劳动价值观与审美观。

廖善新认为,绣字头巾上的诗词形式独特,题材广泛,又兼顾到诗词格律的基本形式和各种变化,不少作品书法秀美、绣技精湛,通过这些作品可以证明,当时昌化江中下游美孚方言地区的文化艺术水平是比较发达的。

受访中,多名黎族织锦纺染织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表示,海南黎锦是世界级非遗项目,绣字头巾因有文字记载,具备了很好的记忆遗产价值,这是黎锦技艺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

## 成品稀缺亟待传承

据王辉山介绍,海南黎族(绣花)头巾多产自海南岛昌化江中下游区域,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纹案但无文字,另一种有纹案且有文字,两者工艺之美皆有可圈可点之处,但相比之下,后者更具有文化研究和传承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在位于今东方境内的九龙城、感恩城等地区,汉语言文化比较发达,在日常生活以及文化交流中,当地不少黎族百姓也逐渐崇尚并借鉴汉族语言文字的精华,将汉文化中的诗歌、家训用在黎锦的织绣工艺品上,其中,多用于头巾上,这个传统也随着织绣作品得以传承下来。

昌江黎族自治县黎族织锦县级传承人刘小珍坦言,目前在昌江擅长黎族绣字头巾技艺的艺人并不多,这小部分人群主要集中在昌江最为偏远的王下乡等黎族村寨,平时对外交流也较少。

另据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在白沙鲜见掌握黎族绣字头巾技艺的传承人,近些年来也少见源自白沙本地的绣字头巾作品,估测现今散落在白沙民间的绣字头巾作品多为外嫁女早些年携带过来的。

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白沙黎族居民与位于昌化江周边区域的市县(昌江、东方、乐东)的黎族人联姻比较多,由此推测当地现存的绣字头巾多来自外嫁女的嫁妆。

相比之下,东方市民间还保存着一些黎族绣字头巾。据东方市黎族纺染织绣省级传承人符庆香介绍,当地的黎族绣字头巾多存在于东河镇、大田镇,底色相对丰富,大多为黑色、深蓝色,也有红色、黄色。“做工讲究精细,纺、染、绣工序太多,传承有一定难度。”符庆香说,一件1米长的头巾,从构思到编织,再到绣字绣图案,即使是每天织、绣七八个小时,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工,这也导致近些年新品越来越稀缺。

“廖善新收藏的作品品种比较多,上面所绣的文字寓意也很美好,比较难得。”王辉山此前鉴赏过廖善新的藏品,“从这一层面来说,文化融合、民族融合不仅丰富了海南黎锦的内涵,也对黎锦传统技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随着老匠人的先后离世,黎族绣字头巾技艺日渐萎靡,收藏者往往只能从内容以及工艺层面考证或估测织造时间。□



廖善新收藏的黎族绣字头巾。



黎族传统服饰。廖善新收藏的。



黎族婚礼盛装。廖善新收藏的。



黎族绣字头巾。廖善新收藏的。



廖善新与他的藏品。



## 绣字头巾 待解“字”谜

文|海南日报记者 曾毓慧

早在2004年时,廖善新与圈内友人前往东方市东河镇、江边乡采风时,就对当地女孩子戴在头上的绣字头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廖善新说,除了喜爱头巾上织绣的精美纹案外,他也开始琢磨绣字头巾上字体不同、寓意各异的诗歌或家训内容。然而,与传统的黎锦上衣、筒裙等服饰相比,技艺精湛又不失美好寓意的绣字头巾,显得相对稀少。

“其实,在此之前,海南黎族绣字头巾早已经被不少省外甚至是国外的藏家相中了,可以说是名声在外。”尤其是八九年前,他曾多次前往北京、贵州等古玩市场,陆续淘得20多件原产于海南黎族的绣字头巾,有几件甚至是从外国人手里面买回的。经初步查证,这些作品的织绣年代多在民国时期。

“这是海南黎族的文化,转了那么大一圈才回到我们海南人自己的手上,当然很珍贵。”廖善新说,这几年他寻访绣字头巾的痴迷不减,尽管出价年年涨,奈何收获甚微,虽已时隔多年,现今,每每凝视着这些头巾藏品时,他仍显得爱不释手。

仔细琢磨廖善新的那些藏品不难发现,绣字头巾上的古诗词很多是对子,既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也有七言律诗等,书法既有工整秀美的楷书、隶书,也不乏狂野苍劲的草书、篆书,且部分是横竖穿插成文,廖善新虽经几番琢磨未得其解,也曾多次请教过部分收藏爱好者,未能将一些作品的字义完全释解。

事实上,早在民间寻访过程中,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也曾看到过个别黎族绣字头巾作品出现汉字笔画错漏的情况,甚至会有一些内容和寓意不太好的文字被织绣在头巾上,从这一层面来看,织绣者可能并未领悟到所绣文字代表的意思,最初可能仅仅是把文字当作另外一种美感不一样纹案,然后对头巾作品加以修饰。当然,绣艺精美,寓意美好的头巾,自然值得珍藏。

聚居在海南岛昌化江中下游的黎族人民,过去家里有女孩“订娃娃亲”或出嫁时,先由父母确认黎族头巾的诗词、训教等内容,再由母亲一针一线照字刺绣完成。此外,早期妇女们喜庆节庆聚会、习艺时也会手挽头巾,互相切磋绣工等。

“现今手头上的藏品,大多是数十年前织造而成的。”廖善新说,头巾上的字词可能涉及古诗与近体诗歌的押韵、平仄问题,并涵盖书法艺术等内容。随着年月消逝,不少藏品的原创作者已年逾古稀或去世,子孙及亲属未能传承这门技艺,导致头巾上的不少字义一时成谜。

廖善新希望能有机会参加更多的海南黎锦文化交流活动,也盼望能有汉语言文字学者以及书法行家帮忙破解黎族绣字头巾上的“字”谜。□